

愛與相信的旅程，協盲海外攀登追夢之旅～

文◎山友趣總幹事 陳建宏（山葉鋼琴調音師YAMAHA副理）



撰稿者陳建宏與新北市教師會活動部汪碧容主任、邱健原副主任

朦朧的街燈，靜靜地佇立在富士宮的街頭，昏黃的模樣，好似那低垂在東方天邊初升的一勾新月，忽然間，彷彿是從對街悠悠地傳來了若有似無的鋼琴樂聲，是JBL的喇叭嗎？怎麼聽來總還是有點兒高音上不去的那種勉強？是村上春樹的爵士樂嗎？聽來卻又像是海邊的卡夫卡的那般古典？左顧右盼地尋尋覓覓，終於發現那聲音是從腳底的馬路下傳出來的，音樂從地底而升，感覺那呼喚是來自於內心的最深處一樣，這個發現真叫人興奮，因為從昨天成田出關轉車到新宿的一陣忙亂，眼前這靜岡鄉下的恬靜悠閑，都讓現在這藍調的旋律裡，聽來就特別有一種高度反差的不真實感；此時，我們漫步在這僻靜的馬路上，低矮的房，昏暗的光，再配上這隱隱約約來自於地心的爵士音符，那不就正巧是一幅即將要去追夢的畫面嗎？心裡有個聲音悄悄地在呼喊著：富士山，我們終於來了，明天我們終於要來了。

要走靜岡的富士宮線攀登富士山，是一條能避開吉田線的摩肩擦踵、人馬雜沓的另一種選擇，完全就是一種在台灣抽不到避難山屋，那就改從戒茂斯上嘉明湖的概念；只是要走富士宮線一樣

有抽山屋的難度要克服，更何況這次是要協助視障朋友登頂富士山，陪伴的志工人數一定不在少數，對於自組團一次要上網登記搶到20人的山屋床位，是件非常困難且不太容易達成的目標。

想陪伴視障朋友開創海外攀登高峰的另一種可能？其實計畫已久！於是，抽山屋、訂機票、排住宿、租中巴、敲行程、做訓練……等等的各種困難，都要靠堅強團隊來解決；然後，就這樣經過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然後，於是，才有了我們此刻在富士宮的五合目登山口準備整裝起登的悸動。

富士宮線的特色，是由大小不一的石塊所組成的陡升坡，石塊大小參差，星羅棋布，但卻也還不到～石瀑的等級，小心地山徑上彎彎繞繞，對於平日就訓練有素，熟稔山形的視障夥伴，只要跟著志工，步步為營，就也能少了一些磕磕碰碰的叫人心疼，很快地來到了寶永山火山口的岔路，我們沒有選擇取右去尋幽訪勝，因為氣象預報說下午兩點會有大雷雨，我們必須一個合目、一個合目的趕路，最後終於在大雨傾盆之前趕到了八合目的池田館山屋，心想：這氣象報告還真是準，說下就下，可真是一點兒也不含糊。

現在擔心的是過得了西螺橋，卻過不了虎尾溪；我們躲過了今天下午兩點的大雨滂沱，可是要怎麼才能閃的過？明天子夜過後的風狂雨驟？今天神準的氣象預測，如果明天依舊神準的話，那表示，在凌晨4點過後才有可能會有幾個小時的風雨暫歇，但我們都來到這裡了，眼看著富士山峰頂就幾乎只差咫尺，感覺就近在眼前，可是終究不可能帶著夥伴在風雨中強行登頂啊！於是一邊跟夥伴們說說笑笑，觀察有沒有高山反應，一邊趁風雨稍停，一群人到山屋外苦中作樂，比手劃腳，掐訣唸咒一番，現在也就只能指望我們的念力能夠感動日本山神了，畢竟看到前一天還有山友在吉田線下山被雷擊中的新聞，讓我們的心都涼了半截，順手摸了摸身上的白沙屯晴天娃娃，口中默唸～媽祖保佑！眾神祈禱，畢竟這也是現在唯一能做的事了！

子夜零時，在山屋內，卻聽不到預期中的下雨的聲音，起身到屋外去探個究竟，卻見雲開霧散，滿天星斗，南方天空，還時不時地閃出一道道金黃色的閃電，將半邊夜空染得大片光亮，甚至都可以望得見山下五合目的萬家燈火，再看了看氣象預報，竟然都從昨夜狂風暴雨的C，全部轉成一路綠燈的A，心想：這可不是玄學戰勝了科學嗎？

在過了九合目之後，黎明前最後那一道黑暗之前，我們看到了富士山的萬年雪，像一條細細長長的白色冰川，切割了火山地形冷峻的黑色線條，漸漸地，峰頂的天際線，從濃得畫不開的黑，慢慢摻進了深厚的藍，再漸層地染上了淺淺的橘，我們知道，我們將迎來日出～富士山的御來光，聽說遇見會幸福一整年的御來光。

在山頂的郵便局，我們買到了明信片 and 登頂證明，茫茫人海裡巧遇了台灣來的夥伴婉芸，爬上了馬背，登上了劍峰，在日本的最高點展現了【國旗】，及拉開了【新北市教師會】的布條，此趟幾位重要伙伴是新北教師會幹部老師，還有山友趣的吉祥物，再做了～鉢巡，繞了火山口一圈，最後從吉田線下山到五合目，自始至終，我們都被大景環繞著，也被幸運包圍著。

屈服還是臣服，那全要看你怎麼面對～大自然這件事，當你覺得人定勝天時，有些是會讓你不得不屈服，當你知道人定順天時，那樣的臣服也不必然會委屈，順應大自然如此，服膺山隊的紀律也是如此，進退之間，自然有一股力量在安排，順應自然，也才能順其自然，遇見了御來光，就跟遇見了幸福一樣，都不會平白無故，也都是可遇不可求；珍惜，就是還擁有的時候，好好的對待，那擁有就會變得更久一些，只要久得夠久，那就叫～永遠。

後記：

不跟旅行團，要成就這趟旅程，要感謝的人太多了，謝謝山友趣及新北教師會的夥伴們，謝謝你們成就了這件事，成就了這段愛與相信的旅程。

